



松戸隨筆

全

102  
557





二筆三筆嗣出

不許翻刻雖遠

必究

# 松戶隨筆 初筆

東都安養教寺沙門性均評輯

享保十七壬子季夏吉旦 書林

綠雲堂 求古堂



## 松戶隨筆目錄 初筆

目錄所採摭罔有統數無復詮次維第有所得隨即筆錄且初成卷者名為初筆次成卷者為二三筆寔積歲月則呼閣筆卷以為隨筆大尾乎

粒米不可浪輕 冥界補經堂 蔣黃門

學道貴於薰修 天獄 魂神離形骸

多生業力 同胞一體 章天責負債

常想病時 清樂難得 清福

臥隱 香烟彌陀 投豆數善惡

在家得道 忘己濟人 病僧詩

松戶隨筆目次





驛壁詩

黃拱僕射

反躬責己

白日正念眠夢正

瑞巖雲居

柏原貞舜

溲溺須擇隱處

王曉江謝官修行

柏木中有笛聲

靈山神

聞丐詩

萬事分既定

回瞋作喜

館俸有數

三不為篇

讀書之樂

世事反覆

大任先苦心志

薛氏往生傳

萬法融通

蔣山元公

法我見

修行用第一念

大雪山

僧植花

水母海鏡

魚形龍

山蚓

美室不安人

清閑

陰隲貧富俱行

福城傭者

缺陷世界

肖柏三愛

呬摩世羅國

親快裂官宣

夢始生婦

有一物添一累

欣戚皆妄想

獨睡丸

灰了額

覺海墮魔道

塑像與真佛同體

迂夫病齒

感應道交

但事念佛

誦經用心

處世

正教量

分別事識

示病人

隨緣消舊業

瘡癥稱名

五意識

正通不遇

老人三事

親見幽魂形

為心鬼所殺

飯僧免回祿

自省



此身棄物

為善已無殘生

投杖鞭笞自身

天道好還

分受戒

講經者

異域險路

松戶隨筆目錄畢

松戶隨筆

享保庚戌之夏余於總州松戶邑別創一廬為晏休之區其地幽邃江山隔塵境松雲遺身世洗心於利根之流繙書於松戶之風偶隨所披閱時有所見筆焉時有所感筆焉從初糅輯不敢詮次寔盈成編遂名為松戶隨筆矣噫予日薄于西山顧陰視景能復幾何胡為無關修進而喋喋乃爾撫躬自慙焉唯是山房無事溫故知新聊備遺忘以驅睡魔侵耳東都安養沙門性均書粒米不可浪輕

錢處士嘗見一人謂云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曰某



平生無過但昨日飲食不如意棄之溝中錢曰是也可急  
取食之乃以木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  
雷電果息矣括異志載瑜伽論第二系三災起時精妙飲食不可復  
得惟煎朽骨共為譙會若遇一粒粟麥等重若摩尼藏置  
箱篋而守護之矣婆沙論一百三十四云嗚呼此食之至吾前不知  
作勞者幾何人耶墾植收穫舂磨淘汰炊煮及成用工甚  
多故古人觀一粒米經七十三遍工夫今人十指不沾水  
百事不干懷隨意飽現成飯曾不念及此實可畏哉

冥界補經堂

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某日將殮復甦細言前

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滅家吏死恨極  
訟之閻君追攝對理冥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為僧汝快  
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圓承旨遂立願三年日  
禮千佛懺以釋夙恨吏皆官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引遊  
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  
須臾復暗隱圓問何處所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  
藏經雖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暗何也  
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現而即收  
使久處黑獄也隱圓回生三年耐愿畢復參學靈隱焉罷  
翁曰天寧靈隱納子屢向余說情事皆同上嗟夫補經一



款世間釋道視因果為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與其久處黑暗地獄不得補經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為施主了此功德之為快哉稍一推排嗟臍何及矣靈隱罷翁師現果錄

### 蔣黃門

松江蔣黃門用和一日與同官葉與中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葉曰然用和曰我與子熱馬獨不熱邪終不加鞭寓圃雜記凡菩薩萬行無不以慈悲為本惟此用和一點仁恕上體天心下及禽獸真居家菩薩人吾輩觀之可不

愧乎

### 學道貴於薰修

古云看曉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要無多只在積累薰修矣今人纔修行便希得證死後中陰隔生即忘靈識畱戀稍退初念輒牽輪迴實可懼哉現果錄載嘉魚尹宣子諱民興其父尹公因無子廣興福事懇祈嗣夢上帝付一僧為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苦修幾十載本期出世乃竟墮紅福耶決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寤後未幾生宣子矣上嗟呼眾生從無始來奔馳情識動易昏迷學人著眼截斷欲



網積累薰修一心不亂務求根熟

天獄

真臘國有小石塔十二座民人爭訟不決莫辨曲直即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頭痛身熱或身生瘡癢不耐而出其理直者安坐如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已上真臘風土記又占城國民若有欺公之訟官不能決者即令過鰲潭負理者魚食之理直者魚避而勿敢食也已上占城誌蓋其土地之靈如此吾邦無此等證所恃者宰官長者方寸高明照曲直之情驗邪正之理耳苟或不然則將

何所持也

魂神離形骸

菽園雜記載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如何云已昏然無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已上凡人命終時魂神離形善惡惟同近維南稱三萬之日課孜孜而無倦溽暑烈寒雖冒槁質稱業當不撓矣可謂實踐嚴正之行者也或時染疾已經數月然一心念佛頗邁平日迄至病革同行弟子等居側念佛助音或俾入乎讀往生要集以勤策其志或朝誦了然法師云夜間之夢我出此穢身別成一入其身瑩徹清淨光潔譬如一顆明珠願舊穢身而自想念我久裹臭皮囊而受

松戶隨筆



諸楚苦今幸受此玉體歡喜無窮卻賦捨舊身猶如彈丸吐唾豈不為靈夢乎了然聞之隨喜感歎次日夢亦如昨夜而後臨終五七日前病苦悉去身心俱安至正午時臥指虛空微笑而逝云今併可投

多生業力

華嚴杜順和尚一履懸門十年無人竊去自云多生不作盜業故得如是報宋人有鄒橐陀者人一見其面輒得禍近時有妃子貧甚凡手所觸物尋即廢去不能自存此非多生業力之故歟

同胞一體

真西山宴十二邑宰作詩云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是警誡酷

吏之靈方若專己守殘情無愍惻至喜重賦稅恣行逼責際父子夫婦相對流淚或賣鍋釜質耒耜剝斂奪取不可舉目視今西山公同胞一體語與菩薩同體大悲於義無差世為吏職者夫思之

韋天責負債

福嚴費老人會下一戒子稟戒時欠攢單銀五錢四五載未還老人遷化後戒子夢韋馱尊天命還此銀且曰本雖五錢以利算應二兩矣戒子曰和尚已去世將還誰乎韋天曰可送至靈隱完此公案僧覺後遂將銀親至靈隱自陳顛末奉供先老人老人鳴鼓白眾令眾謹慎因果曰此



間修造錢糧出入甚多故章天以此示教誠也罷翁曰此

丙午年事也

新渡現果錄載因閱黃檗隱元大和集曰歲

壹部老僧令居雙鶴亭以成其志迄今一年餘矣已書四  
十卷前秋間老僧念其日間刺血書經夜則仍禮經號  
百拜恐有傷飢過勞不能全功乃許夜間小食碗飯以爲  
藥石茲臘月九三夜睡至更闌夢一童子兩髻白臉手持  
飯餽將紙濕水以封其口一即扯破如是者三問汝是  
何人敢封我口童子曰我是監齋火部童子來索飯錢一云  
欠多少童子曰當一小金俄驚醒歎曰莫非我夜碗飯之過  
箒及至今正值片金黎明取囊中片金持奉庫司密補其  
匱亦不敢言夢中之事但禮監齋悔過後與全事述其夢  
事傳及老僧嘆云常住僧物豈可私與然則老僧亦有私  
許之咎亦向監齋謝過乃舉似典座庫司飯頭等凡常住  
粥飯蔬菜等物一皆從信施來不可浪用私費然刺血  
書經功行頗大夜食止飢不爲分外亦有索飯錢之事況  
私濫之極無有譴責乎云云凡佛神化現教人必其人有  
德有行者乃指而教之嗚乎我儂如平素無一德可取一  
行可嘉焉能感佛神化現教人之理因併書之以警平生

放縱幸勿  
忽之矣

常想病時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灰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

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莫之鄉愈久轉增意味屠隆  
續清

言凡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

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

然掃去真良藥也況病患灰兆灰者世間常事自古及今

無一人得免何足驚愕泰然以居常待其盡而已

清樂難得

藻翰雙奇云孫仲益曰軒冕之樂造物于人不甚愛惜而

松戶隨筆



一丘一壑輒不輕以與人矣日纂昨非曰心無機事案有  
 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上梁溪漫志宋  
 袁云昔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  
 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  
 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  
 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  
 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  
 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清樂天之所靳惜百倍於  
 功名爵祿也宋趙葵行營雜錄亦同

清福

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愛有福者輔以  
 讀書陳繼儒岩棲幽事蘇子美云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  
 自是人生一樂能知此清福者甚希已歐公試筆

卧隱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卧隱優覺  
 鑿坏住山為煩岩棲幽事澄心靜坐讀書澆花觀山清談小  
 酌焚香煎茶看棋聽琴人間真樂

香烟彌陀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空茲  
 禱願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  
 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

松戶隨筆



平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眾皆下拜誦佛號烟像甫消而夫人屬纊矣元伊世珍娵嬛記嗚乎末法中頗有出家比丘信心不如在家居士者在家居士信心不如在家女人者何惑乎何顛倒乃爾

投豆數善惡

趙康靖公宴居之室必置二器几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嘗投數豆於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善惡均則黃黑相半善念多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已亦不復

投之

宋徐度卻掃編載

在家得道

凡修行得道不論在家出家惟看其發心真實與否若果發心真實雖居家與妻子眷屬團聚知眼精明妨碍他不得何必人人盡出家參訪然後可以學道乎所以華嚴經淨行品中令行人善用其心觸境逢緣發一百四十願其首願云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若果知家性本空則一切隨緣足以開發性地禪助正觀所謂實行者不必成羣作會家有靜室閉戶念佛可不必供奉邪師家有父母孝須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書依



八  
教念佛可也不必參謁靈地名山大悲平等名佛但能存  
慈悲之心學慈悲之行是不出戶庭而常觀普陀山不面  
金容而刻刻親拜佛菩薩矣若發心不真實不惟在家不  
能得道卽出家亦只是個隨行喫飯僧耳

念己濟人

本邦釋睿實久留睿山博學台教天性仁慈祚冬遇貧寒  
者解衣與之己無衣則擁木葉於大櫃自蹲其中一時逢  
沉痾者屎尿塗漫息穢難近行人掩鼻而過實誦經看養  
病人不日而瘳會圓融帝惱疾救實入內路逢時疫者悶  
絕宛轉實下車持念宮使責曰已奉旨急何滯此乎實曰

我尊卑平等隨緣救濟而未菩提外更無他望是故上不  
知天子下不知方伯且萬乘之主有病何山何寺名師碩  
德不應詔邪今此無告病人非我無賴遂止其所不入官  
矣本朝僧傳偉哉實公看病如己大慈弘濟眞肉身菩薩也經  
稱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苟無慈心雖有博學多聞神通三  
昧悉魔業耳今姑出其一二以爲嫌棄病人者勸焉

病僧詩

唐末一山寺有僧卧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  
問病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經從過寺  
中惻然怜之邀歸墳庵療治後部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



命天下寺置延壽寮專養病僧也庚溪詩話詩人部使者  
一點慈憫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耕無上福田宜哉後昇  
于貴顯矣

驛壁詩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  
馬人陳繼儒岩棲幽事漁隱叢話云予嘗於驛壁見人題兩句云  
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  
當感以筆之焉

黃拱僕射

運州有黃拱一本拱僕射者五代時人未老退歸一日忽

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除  
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  
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  
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曰甚似影  
堂老人也已上漁隱叢話若依宋趙德麟候鯖錄載四明  
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  
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  
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裹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  
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反躬責己

松戶隨筆



一切違緣逆境每事反躬而責己則不可怨天尤人皆悉為己之過謂眼見惡色耳聞惡聲等皆自業所感非關他事故又惡境紛紛皆惟識所現虛幻不實故又煩惱無量應度應斷是己分中事故又眾生修惡即是性惡眾生性惡即自己性惡故梵室 偶談

白日正念眠夢亦正

淨業行人青天白日於是非愛憎之境雜然橫陳時看破是妄是苦而不隨境漂流別開一隻眼正念分明則夜間眠夢時自然亦不失夢中既不失則死時亦不失古云眠夢小死也以床為棺以身為尸以夢為死夜夢朝覺以為

死生則寤寢恒一之境至此其庶幾乎痛下鍼錐著實返照不可打作兩極也

瑞巖雲居

本邦東奧瑞巖雲居禪師初遊化若州剎寺唱禪緇素歸向偶有沮者即雷一偈曰三毒生時雙眼暗萬緣脫處一身安衲僧行李只如是傘下杖頭天地寬徑適豫之松山後奧州太守伊達忠宗以父遺命聘請不已行據瑞巖室正保二年受輪請住妙心結制乃至解夏上堂說偈辭眾曰佛祖深恩當欲酬這回卻作阿毘由英靈德望如雲湧檀越颯施似水流廣堂高閣多憂良破笠瘦筇任去雷只



願滿山諸大老聖胎長養保春秋洛陽路上意忙了萬里  
身閑東奧州下座飄然歸東奧矣本邦僧傳厥杖頭天地寬一  
句超然氣象不受羈執去就自由真箇衲僧家昔一老僧  
住院乃挂屨于方丈前題詩曰方丈前頭挂屨流行  
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與今一  
般也

柏原貞舜

釋貞舜登睿嶽多歲習學應永年中江州柏原開成菩提  
院講說台教因州七帖見聞撮要啓蒙其後第十世住持  
真海一日窓前看七帖見聞小蛇蟠几拂之還來怪而視

之蛇螫一日海謂傳聞舜師螫於一日蟬精此書意以珍  
秘以一念差受孔醜乎我當開濟離其纏報明日開卷蛇  
復來矣海乃誦止觀觀法雖正著心同邪文以梅梢打小  
蛇倏失後不再來本朝僧傳守護經云或有解脫能與煩惱  
以為因緣生執著故仁王經云菩薩未成佛時以菩提為  
煩惱是也古云別業是勝事稍管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  
稍貪癡亦苦海花木是清事稍拈拈亦業障嗟執著為害  
也甚哉吾因舜公緣見之

渡瀨須撰隱處

麻城東空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

松戶隨筆



不知迴避排數十尿管往來人洩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  
主運神力攷轉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反壁廟焉現果凡  
隨錄  
不論緇素當修細行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面牆壁或傍  
竹樹斷不可向二寶塔寺及大小神廟日月星宿等皆宜  
迴避若恣意洩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  
廟事可悟

王曉江謝官修行

儀真王曉江在官之日偶撲一候吏忽猛省曰吾以富致  
官而復以賄賂故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家資數  
十萬悉以檀施傾之四十不再聚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

中夜充牀榻年九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現果  
錄  
今謂楞嚴說人死驗其餘熱生處立見古偈云頂聖眼生  
天人心餓餽腹旁生膝蓋裏地獄脚版出楷定格則也蓋  
心存禪寂則輕清而內疑情滯愛憎必重濁而附物輕者  
飛越雲不下沉重者淪墜石不上舉積之一生末後自驗  
曉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火熱非證聖果必生淨  
土矣

柏木中有笛聲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  
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

松戶隨筆



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  
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為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  
年公之季弟欲竊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  
人之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  
復有聲矣 宋范正敏遜  
齋間覽載

靈山神

有士人鬱鬱不得志夢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  
示之莫知所謂越十餘年士人成進士謁選得石城令單  
車造之及縣界宿僧寺中是夜四山燈火燐燐然顧問僧  
曰是燐燐者為何曰清明祭墓者耳問寺名曰懷果令始

嘿知前夢無不谷者因借其句成詩云眼前兒女莫關情  
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即是真真即夢石城懷果對清明 潘  
楮記

聞丐詩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濼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食  
權未許暫停杯此前輩聞丐作也 昨非庵  
日纂 嗚呼富人一盤  
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  
同託生為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

萬事分既定

楊用脩丹鉛錄載蘭廷瑞詩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成

松戶隨筆



信天翁此諷警世之貪得者按羣談採餘云魚鷹類鷺奔  
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啜啜然必盡索啄之又信天緣  
者緣或作翁類鵠狀色蒼而嘴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取  
之偶俟魚鷹所得墜則拾食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乃與  
魚鷹一名鵠均度一日無饑色夫人之一飲一啄自有分定  
蜘蛛張網螻蛄奔走各任前緣吁可以入而不知鳥乎古  
有詩曰畊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既定浮生何太  
忙

回嗔作喜

七十古希百年能幾正宜放開懷抱看破世間宛如一場

戲劇何有真實但以一聲阿彌陀佛消遣光陰但以西  
極樂世界為我家舍我今念佛日後當生西方何幸如之  
發大歡喜莫生煩惱倘遇不如意事即便撥轉心頭這聲  
佛急急提念却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與  
世人一般見識回嗔作喜一心念佛此是大解脫法門也  
館俸有數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植兩石榴樹  
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戴  
尋思招廷家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石榴樹宛  
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計所得果千緡云嗚呼館俸一



細故爾且前定有數况富貴利達所係尤大此者乎張諱

紀聞

三不為篇

釋海須河東蒲坂人返跡荒逕息影柴門無求知足曾作  
三不為篇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歿名存研石通道祈  
井流泉吾肝在內我身處邊荊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為則  
已為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  
怨是以返跡荒逕息影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刀懸頭  
屋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辨  
遊說君王高車返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

籠餐詎貴鉤餌難嘗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  
欲銜木鸞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二槐附交標形引勢身  
達名越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絃管詠美歌謠將恐塵栖  
弱艸露宿危條無過日日靡越風朝是以非惟苦遙還傷  
樂淺是以晦跡山林息影幽邃續僧傳云十五唐司空圖嘗說  
三空休謂一量才空休二揣分空休三老病空休是乃君  
子之雅操也與三不為併思之心若怖分外之求則貿貿  
然無非熬心焦神忙了一生嗟哀哉

讀書之樂

古所謂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矣彼王侯將

松戶隨筆



相日昃張宴粉黛成行極妍盡態乃至水陸畢陳殊有餘  
味轉盼已成陳迹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益遠古  
詩云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讀書樂

世事反覆

邵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閨已換一番人圯族綺紈舊朱門  
車馬新凡一三十年世事反覆如此人顧橫生艷羨鄙厭  
豈得其真哉況宦海風波世途艱險正眼觀之七貴五侯  
亦是一枕黃梁夢華林金谷無非一瞬眼前花一切境緣  
好醜人我是非直須一坐坐斷

大任先苦其心志

子輿氏曰天之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乃至行拂亂其  
所為也矣此言誠也凡世出世法粗心浮氣不能入甚微  
細知法門自非惡鍊錘何由得入聖賢闡域佛祖堂奧  
但於遠緣逆境中動心忍性四字不妨千思百思則即是  
修門第一法藥也

薛氏往生傳

周母姓薛氏吳江人十七嫁吳江周某為繼室以孝謹聞  
二十八寡居遂有意淨業初掃室供觀音大士異香經日  
不散香烟上蒸為脂幻成蓮華枝葉分明數日而滅癸酉  
歲夢感觀音大士警策遂斷葷血委家事諸婦專修淨業

松戶隨筆



自此始諸子俱向善不扶而直一切善事無不勸為之薛  
生平好誦法華華嚴等經及行慈悲懺法掩關而居子若  
婦問訊略不及世俗語丁亥五月病胸膈脹諸子請弛關  
延醫醫謂血枯當服牛羊乳及藥酒醉不可曰吾十五年  
咬菜根奈何戀此色身破戒乎遂毅然拒之自此專持佛  
號戒諸子勿進藥諸子強之呵曰而輩以此為孝乎此世  
閒情耳欲離生處真須打破情關但稱佛號助我往生足  
矣幸無溷我啓懺摩道場曰但為我懺罪業不得祈我住  
世是日有兩蟲撲面不去且兩蟲在寢帷中是吾夙業任  
其啖食吾惟以慈悲心待之於是益高聲念佛蟲啖右頤

良久復啖脣時佛聲至陀字蟲觸口氣遂滅乃至九月索  
香水淨身著淨布衣跪佛前焚香已禮佛三拜念佛千聲

結彌陀印而化世壽五十八云馮夢禎明文翼善哉惟善

女人有許多臨行威儀真是生淨土功案佗人撮抹耳就

兩蟲啖食償其夙業之一段最奇事也慈恩傳云昔者玄  
井三藏垂終焉時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一人各長一文  
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尤淨可愛將至法師前云師  
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  
於應生欣慶云今併可按之矣

萬法融通

老楓化為羽人朽交化為蝴蝶西番有人林結子狀如男  
女各面含笑與有情齊或賢女為聖夫石山蛭為百合州



情與非情同體無所不通也。瞬若多身以依為正腹中細  
 蟲以他正報託為依報如華藏界中衆生形世界衆生正報  
 即世界依報故依與正同體無所不至也。蟲蟻等以樹隙為  
 世界華藏界中魚龍以水為世界火鼠以火為世界鐵蟲  
 以鐵為世界蜘蛛步壁橫世界也。蠶蜂樓巢覆世界也。乃  
 至地獄三途以刀山劍樹等為世界如是無量無邊差別  
 不可思議更無情非依正之異法界無限故法界無定性  
 故衆生業報身國土身融三世間十身圓融故緣起相由  
 故六大無碍故第衆生執久自成隔礙非法界有差別只  
 是循業發現也。請問世人二六時中心所向志所往於法

界中屬何物耶。心志所在不思議薰不思議變成種種依  
 正原是同體吾輩或在禪林而緣塵市或在塵市而緣淨  
 土回頭一省了了自知則不待問人而將來受用可以立  
 見若或習氣未淨力量未充則專持彌陀洪名安養依正  
 以為所期念念薰成則化為淨土生佛同體依正互融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卅木國土悉皆成佛矣何不可以融通  
 萬法自在縱橫也哉

蔣山元公

答蔣山元禪師室廬隘舒王請為募緣新其室廬元公  
 曰衆生捨財如割身肉以勢強之非出本意反造業耳莫

松戶隨筆



若隘陋為安舒王益敬仰之今諸方欲造某殿起某事則  
講經佛事以聚錢穀且有才幹則結之有勢力則諂之但  
欲成就其事復將佛法作人情不知勝事雖多而根本蘊  
盡矣延安禪師有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稍存私意則粒  
米寸薪難消難受俱紅酸鐵丸果也有道之士可安營求  
冷彼此造業也哉

法我見

夫講習討論者雖學文之一端而遂使人我自隔蠻觸爰  
峙焉四河有淺深而大海素無邊際也學者只要扼彼注  
之若徒弄沙而已則非佛之本意悉屬妄想豈有隔河飲

水之諍乎故今也時膺末運諸宗學徒各執己宗彼我介  
懷是非競興矣託言於為法之志倣響於光賢之武諍宗  
權實議論鋒起鵝蚌相拒矣於辱其所議論也心地未鋤  
荒艸甘露變成毒藥只求勝人全無實解反為釣名獵利  
之媒也矣顧夫天台賢普豈不明宗耶少室曹溪何不明  
教耶其餘例然但是偏讚其宗各近有緣機末學執己宗  
動偏讚成弊互交毫銖甚則加罵辱點檢將來恰似一場  
兒戲何成菩提乎古德云體究自己者藏經俱為註解若  
脚跟不踏實地者乃以真經為註解而解於文字也真所  
謂糞米團飯灰是也如彼強梁誇博辨口耳講學鼠即鳥



空無半箇實者如猿捉月盡是火語遂何所益皓普窮年  
天台如何賢普如何慈恩如何少室如何一生用盡精神  
滿腔佛法於自己了無干涉譜在法我見裏自纏自縛永  
不能透蘇子瞻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矣  
或有一等昏愚矇矓唯圖飽食橫眠恣情放縱人我傲慢  
虛生浪死噫噫已哉今之世也豈只佛法而已邪世法非  
世法外似仁慈內抱苛刻朱紫相類苗莠依稀矣昔者堯  
率覺超嘆云願為生盲不見濁世事真堪痛哭大息矣哉

修行用第一念

金間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冀得一見戊午四

月十三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冠紫陽巾披藍鑲道服者  
呂祖也子勿蹉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普懇苦求度祖  
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頭令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  
立即騰空少頃聞濤聲洶湧張目偷視似在大海面浮空  
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吳生猶豫祖曰原  
來是俗骨驀頭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吳生乞丐二  
月方達吳門孟和居士親見而說現果錄凡求仙求佛皆用  
第一念為之稍一躊躇必然退縮一祖立雪斷臂靜靄法  
師因唐武滅教扶臑挂樹稍落第二念能為此乎吳生求  
仙遇而不遇非第一念為害哉



大雪山

天台王太僕言余嘗病峨嵋山絕頂光相寺于時早秋曉  
 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凍為體戰齒闕不能止時寺鷄三號  
 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垂有一點映明若火光者因以  
 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為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日  
 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而日色徧滿大千則山光不  
 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胡應麟甲乙剩言謝肇淛云至峨  
 眉絕頂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  
 西域雪山也五雜余味太僕言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  
 照金剛山頂為足證也

僧植花

法眼禪師看牡丹詩云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異隨  
 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昔有老  
 宿移植木槿一官人見而咲曰僧亦愛花耶老僧說偈云  
 朝開暮落渾如夢欲使人知色是空矣雖然若藉此而以  
 培己愛根者則無異張藉花淫也

水母海鏡

世云水母蝦為目海鏡蟹為腹按唐劉恂嶺表錄異記載  
 水母其形乃渾然一物有淡紫色大者如覆帽小者如碗  
 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數十蝦寄腹下

松戶隨筆



食其涎矣然則水母非履蟹蝦目蝦自貪唾其涎也海鏡  
廣人呼為豪菜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有小肉腹中有小  
紅蟹子其小如豆黃而頭足俱備海鏡饑即蟹子走出離  
腹即斃出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以火即蟹子走出  
離腹立斃或生割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奇哉

魚形龍

須彌藏經說那連提耶舍其法智譯二卷與大集經五十七須彌藏分同本龍報有五種  
形一善住龍王為一切象形龍王二難陀龍王為一切蛇  
形龍王三阿那婆達多龍王為一切馬形龍王依長阿含及勝佛經  
此龍王遠離諸龍三種過患故此云清涼智論第一云此龍王是七住菩薩具華嚴探玄記二云四婆樓

那龍王為一切魚形龍王五摩那蘇婆帝龍王為一切蝦  
蟄形龍王探玄記云如律中說諸龍初生及成時睡眠行飲此四時不能變形餘時皆能變也今按  
世俗傳說龍門三級瀧鯉魚外化龍者蓋此魚形之龍種  
容匪實類鯉魚然後人唯知蛇形龍不知魚形龍言鯉魚  
外變者濫之甚也

山蚓

黃州有小蛇普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  
普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  
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續明道雜誌載今按孫  
叔敖為兒時塗遇者亦是此乎世謔見兩頭蛇者必死恐

松戶隨筆



後人見之被害一點仁心殺而埋之其存心陰功果興於楚而為令尹雖然言見之必死者吾敢難信乎哉

美室不安人

人家造屋太嚴麗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增勝臣懼其不安入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矣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璠為市堂材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矣凡人於衣食住三等也自省痛加提醒可思所以消受之方而視為固然漫不愛惜恐福祿有限未必能長享也

清閑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閑天地之間日月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艸木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班于朝廷列于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顯真于仕途十二時中無一隙得暇唯搖尾乞憐于時求進之姑買田園營弟宅不獲一見而身亾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攘攘灰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



安分清閑之野叟故曰身閑則為富心閑則為貴宋李之彦

東谷所見

陰陽貧富俱行

夫陰陽不但富貴可行即貧賤未嘗不可行在家庭無縱氣性無聽細言常淡滋味常生歡喜出門對親朋有善事贊嘆從與過非理微言諷勸見貧人一撮米一文錢不大費事見相構息紛爭釋嫌隙不大費心不為利名不作鄉原時存此心久而不輟何嘗非陰陽念之念之其毋忽也

徐性善與揚宏同赴南宮又同寓一僧善相云徐君當餓死揚君獲高薦是夕揚偶思邪淫徐嚴詞力止次早僧復來見徐大駭曰如何一夕之間便有陰陽紋滿面汝二人今當貴顯放榜果同登第禍福無門一念所招可慎哉

福城傭者

福城有傭者病甚主人懼其死于家遷之廟社氣息惛然待盡而已前有丐者新斃敝衣蔽體尚匍匐往將取之又一商人自武林歸舟覆于江幸水尚未入生死在呼吸間見一人腰間所繫銀物起將攫之救至偶得不死悲夫世人于石火電光中交征攘奪作子孫牛馬而已性命了不暇顧皆此兩人類也

缺陷世界

孔明忠而早歿人恨其天楮淵老而失節人恨其壽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其君安石極得其君苦不善作事夫是

松戶隨筆



謂之缺陷芝城鄭尚天德源禪師云予觀近世諸方主盤書日纂法門者師弟子之賢不肖何莫不然因而賦此以慨云有德無年有年無德忠而早死老而失節剛莫立朝抑成悞國悲哉缺陷苦娑婆彼短此長難盡識人生萬事要稱心且待當來問彌勒

肖栢三愛

夢庵肖栢老人築小隱于攝陽池田其滿庭皆花四序如春座上酒一壺沉香一爐與花併成三愛且吟且醉樂以忘年建仁龍崇常庵依其請作三愛記且系之以詩曰酒醒香消翠亦塵夏將底物樂昏晨

枕邊一卷古今集

日日結眉千載人

肖栢自作二愛倭字記其賞花也一花一艸皆無不注目觸袖觀蝶夢感時灑老淚其嗜香也夜雨之同參塵裏之偷閑在茲其喜酒也一酌散千憂盡醉以避風寒云

呬摩怛羅國

北印度東界呬摩怛羅國都貨羅國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二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亾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慈恩傳五

親快裂官宣

松戶隨筆



本邦醍醐親快就座主憲深受傳法灌頂住遍智院憲深  
 滅後上足定濟以帝之護持僧相繼居座主位快常悒鬱  
 望補其職屢請求而不得朝命祈清瀧神久而不驗於是  
 恨帝怒神離去本山屏于太秦桂宮院以怨憤不止受癘  
 疾同門徒衆慮害於事申奏為之乞座主職廷命既出官  
 使到院快俄然起曰嚮望不聽今臨人賜恩還似弄人劈  
 破口宣投牀不拜衆皆驚懼未幾遂卒矣本朝僧傳噫愚哉親  
 快噫哀哉親快貪區區座主位而不知浩浩毗盧場妄起  
 怨恨至裂官宜無禮無義之甚也不足鳴鼓而攻之凡吾  
 佛之立漸次級差者欲教精進階於聖位也制頭陀木叉

者警防僥逸之行也何羨華靡而奔利路邪夫知命乘時  
 者世間法之士猶在況是出世間僧不義而求之快何不  
 疑阿字觀耶

夢始生婦

崔元綜欲娶婦夢人云此非君婦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  
 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俄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  
 年三十八乃昏韋涉妹年十九乃履信坊君尋勘歲月正  
 所夢之日生定命錄載凡人生會合分離俱屬前緣非人所能  
 與力皆是宿業使然況於婚嫁等事乎哉一切事奉天命  
 行去而得失離合如夢如幻勿以動念

松戶隨筆



有一物添一累

頃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鄰園驚童兒羽翮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此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經鉏堂  
雜誌

欣戚皆妄

人之所欣生於戚戚却生乎欣試以一二事明之女子得男則欣矣一旦失之則戚是戚生於欣也抱病則戚病愈則欣是欣生於戚也未有得忽得之斯喜矣既得之復失斯憂矣達者得之知後必失之故失之知本來之無有此所以無憂無喜也

宋倪思  
雜誌

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

而顛躓頽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矣

獨睡丸

精爲身本實持定祕密施入即生人雷已則生已閉而實之可長活昔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精神康健賈似道問曰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略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二朝  
野史

彭祖云上士異床下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



是膏火將滅變去其油可不潑自防也

灰了額

明海鹽朱元正為諸生時講孔孟之學端方不苟六十後  
潑入禪悅于宅後敝屋三楹閉關不與家事門上題譬如  
我已灰了六字每日功課午前誦法華經一卷午後念佛  
千聲後指時日端坐而逝淨土晨鐘十

覺海墮魔道

本邦釋覺海住野山之華王院皇張密席山中振古魔事  
熾盛動擾行者障礙善事海誓欲調伏以護教一日兩腋  
忽生羽翮踴倒門扉凌空而去時負應二年八月十七日

也山中於今往往見海云本朝僧傳嗚呼心者萬物之根本也

矣以得正途之以入邪路之止觀修焉阿字觀焉所以復  
根知本為心之祖而不待遣之魔自沮伏也海公定力不  
足將憑咒力伏之還成墮其中寇借兵焉蓋以法執膠固  
而根本不明之過矣近世此弊多可不慎哉

塑像與真佛同體

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矣佛是三  
身融即法身遍一切處故報應未嘗離於法身是故至若  
泥木塑像舉手低頭感應揭焉能信全體必住像中如彼  
掬水則月在手正真本佛必得來入形像當體與真無二

松戶隨筆



覺體一性何存真假邪況生佛從本無差故荆溪大師據  
大論云泥木之像性遍虛空三身宛然四德無減云性已  
遍虛空於相亦然相豈異性耶若體達圓密則理事一如  
真俗不二一塵一法皆是佛體六大無導遍一切處大日  
尊也況泥木圖畫佛像乎別寄敬信何非真佛耶因生佛  
想得無量福且學道者一切皆存乎我不務己如何得道  
乎哉歸敬儀云迷時謂禮外境悟已還禮自心故經云心  
想佛時是心是佛

迂夫病齒

迂夫病墜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

問日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人曰病來於天天欲  
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  
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齒與  
蟲惛然而寐迂書夫病者從身而生身從業生業從煩惱  
生若一念回光返照則煩惱即菩提病患即法界只恨覺  
遲矣吁

感應道交

慈慧大師臨入寂時顧命源信僧都欲知感應妙義須尋  
道交二字大師滅後過百餘日僧都自開書庫優得大師  
親書彼云感應妙者生佛相應一如不變義也廣論感應



即有二種一能所相應法華二生佛一體迹三各性二千

本感應道交

但事念佛

古云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矣念佛不必理持要之往生雖但事散亂念佛只用誠心佛力難思滅除重罪必蒙引接顧夫今此娑婆縱稟圓頓修行亦多退失且知解滿胸人尚不堪理觀況尼女在俗若不求生淨土亦名善根涼薄但事散心念佛誠深妙哉故勉進須求生也然須年幻幻庵空公以博行才述并牛書實當稱台門僧寶焉然觀於歆靈峰理持之遺唾純勸即心

念佛而譏評淨宗但事念佛此即有心地未鋤荒艸者耶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且吟義學之佔畢而比擬格外之蓮門者固矣哉

誦經用心

西山證空上人垂終之時與眾同音誦彌陀經至六方段眾慮病倦隔越北方一段故移下章空勵聲曰北方世界雖瀕死間矩矱不弛誦訖為眾說六念法對彌陀像燒香誓願唱念佛號合掌而寂善慧傳古云種菊惟期魁節香凡生平所學其要在於死生際世儒尚易箒結纓操守得定今空公臨啓手慰其得力如是涵養熟處真可費乎哉



古云當繁迫時使驛贖人值追逐時馳瘦病馬對昏殘燈  
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而後真耐處世矣昨  
非庵云處世須耐煩著一急性不得益事多在忙中錯也  
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況於居官不如意事舉  
目皆是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揚再  
思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  
思曰世路艱難真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上

正教量

凡正教相違立量有自他共教相違分全若對他立但引  
自教非立量作法縱不違自而乖他教或其教則所競理  
必無憑據矣長水璿公引楞嚴二科七大皆如來藏妙覺  
湛然周徧法界等文以為正教量對破相宗不許非情佛  
性者都是不共許以彼學者固以楞嚴咸為偽經故縱使  
雖引起信及涅槃等證據真如隨緣及無情成佛猶不共  
許彼謂所明之文理或譯人誤又未盡之理敢不肯乎更  
不可對彼成誠證也日徒引無量義經四十餘年未顯真  
實文而貶斥爾前諸教者亦準思之若欲對相宗則應引  
證深密瑜伽等經論若欲對淨宗則當引淨土二經等而  
責之此正格議論也不爾招不共許過



分別事識

幽溪法師楞嚴圓通疏云以分別事識局第六識以為所觀境者不可也分別事識豈限第六識耶海東起信疏云真謂本覺現謂第八餘七俱名分別事識雖第七識不緣外塵緣第八故亦名分別事識等何論何據云第六分別事識耶不知六識體一名義殊分故也況如台門觀境實通諸六識及色陰皆為陰境即此觀不思議境兩重觀境也而如溪公者尚不能證己宗境觀況乃他乎

示病人

古人有言病者衆生之良藥則人於病中當生大歡喜一

切不如意處莫起煩惱又言死生有命則人於病中當生大解脫任其死生莫起恐怖又過去如幻現在如幻未來如幻盡情放下單持正念而已病中千萬寧耐莫懷速愈之躁心乃所以為速愈之良方也

隨緣消舊業

古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今日前種種障道者皆宿緣所使不必憂惱但隨緣須受要緊在更不再種當來業根而已縱大忤意事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却煩惱而道從此入矣

遺稿

松戶隨筆



瘖瘖稱名

有人云彌陀本願以稱名為正行者此界瘖瘖人及二禪已上五識皆無故餘無言說之類無口稱故不得生彼土乎若爾何得指十方衆生耶答細論二業互有身口意如殺業有身殺口殺心殺念誦有蓮華金剛三摩地等故彼瘖瘖等類若聞彌陀本願滾心信樂心念南無阿彌陀佛者即是稱名可攝口業名以語為本故二密互具故今所言蓮華念誦者誦音聞於自耳金剛念誦者少動舌端今選瘖瘖相應之安心者只是三摩地念誦歟三摩地念誦者無動舌端而唯是心中念之故若滾念之則心氣詭六

字之洪名而妙通融彼此同體之理故雖不動舌根不揚音聲心氣出入之處六字之名聲自然無斷絕是故設無言說之類曷其漏稱名本願之化益乎哉

若法華玄曰意業存念唯意業

者此是三業一往配立也約再往深秘則三業互具也

五意識

若依小乘毗曇有宗不許現在一念六識並起故不立五俱同時意識然立五意識成實與經部有稍異矣成實宗五識局在一念若有意藉前五識開導生者名五意識非同利那縱雖有間隔仗前五識開導而續起故若依經部則前後無間次第相續不許遠隔故前念五識無間續後



念意識此名五意識云云其異如是若大眾部等許諸識俱生故與大乘同立五俱意識也然台宗末學不知五俱五意差異謬混為一者甚不可也

正通不遇

橋正通者古學博才讀書與藤原在衡同硯席在衡官階荐進正通常有不平之心曾陪親王書齋賦詩其序末曰正通榮路遙而頭已斑生涯暮而蹤將隱云云既遂避世遠赴高麗國已上呼哀哉正通何其局量褊淺乎古人有二十餘年之同好而一則相公一則麻衣者又有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園者皆其分之所定也何容芥蒂于胸臆乎且

如序末語者憂之積于中憤之泄于外乃發于文字直說無隱也嗟乎此人而淺量之所致真可惜哉

老人三事

老人三事一佛言人命存於呼吸為一切人言也況老者乎家事當處置皆悉處置當囑付皆悉囑付常令心無一事一除大事外其餘瑣細諸事亦悉屏却二除大小諸事外又有過現未來浮遊亂想滅之則復生驅之則愈至即當猛提正念與之鬪戰暫時不勝不可退心久久行持自然羣魔殄盡矣以上雖分三頭總之皆屬妄想如夢中事如鏡中影須以正智破惑



親見幽魂形

世言某人親見先人而言語應對猶如存日云復觀畫  
工繪幽靈形相者直圖前本有形矣余退攷之恐難信乎  
俱舍論云中有形狀此一業引故如當本有形寶師記云  
以業能引當所往趣彼業即招能往中有此明中當同一  
業也由業同故當往趣同及形狀同已麟記云如當本有  
形者簡前世本有謂中有形相但同當來生不同前生也  
以與當生引業同故已是故當有是人形中有亦人形中  
有與當有同引業故形狀相似如印所印文像不殊其滿  
業別故具根等則別也或當有若畜生形中有亦畜生形餘

趣例然繫知前本有形酬報彼過業故今已滅去則已豈  
再可現前本有形耶今中有形但同當來受生形相況復  
見中有形狀者同類眼淨天眼見所謂修得天眼極清淨  
故能見五趣中有生得天眼四五切利等則不能觀也矣問五  
趣業定可爾五趣業未定如何言如當本有形答惠暉云  
業無不定者設不定即受鬼中有也矣若爾縱觀鬼中有  
胡知某人耶彌知夫言親見者恐是當情現乎有說執心  
凝結現前本有形猶如烟積成煤此是自他心變令第六  
意識見分之上起此能所緣自他行解相分尅實則唯心  
所變業力感見如夢見自他皆是意識所現也止真記云



問諸傳記云於閻魔所見昔人形若是當有若是中有並  
不應見古身形也又受後有後有痕等耶答此等暫時化  
現令知識或暫受鬼身地獄頓死還入故身有何不可如  
天帝入驢胎死後還入故身乃至別業所感自識變現見  
耳

為心鬼所殺

明李夢桂字伯馨結恨於朱三鬚子一日收捉付獄密命  
僕欲置之死地僕偽報云已殺斃于獄未幾伯公病日見  
朱三鬚子來索命僕以先語朦朧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為  
禱神祭鬼伯公眼中所見卒不能解被朱三捉死現果經隨錄

曰一切唯心造矣朱三儼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物耶曰  
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冤可解心  
冤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有心鬼而後有外鬼伯  
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己之冤對竟至自傷己命非一切  
惟心造而何哉

飯僧免回祿

明朱居士杭州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  
齋次索一碗點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投齋主曰待有  
難過方啓一日杭城大失火獨朱舍得全事過憶僧語開  
碗視之乃下一碗書火字上一碗書木字己現果此復一

松戶隨筆



段奇事也靈隱罷翁師親所見聞誠哉天之報施善人不  
爽如此

自省

試思吾一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  
乎與人道相應乎與鬼道畜道相應乎果相應則將來之  
果可知矣故曰自省者實學之益知非者真修之基

此身棄物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著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  
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來萬事只得拋去雖此  
身亦棄物也奈當境不悟何

為善已無殘生

昔者李溫陵嘆曰今年萬曆丁酉予五十六歲因念人生  
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十餘年耳即為善已苦來日無多  
何暇為不善乎已宜哉此言出僧今年五十三感以筆之  
投杖鞭答自身

紫栢達觀師每日清晨必禮佛後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  
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在犯戒者命爾痛責二十棒輕  
則倍之知事驚駭不知為誰頃師投杖知事自伏地於佛  
前受責如數兩股如黑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  
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烈哉師乎

松戶隨筆



天道好還

佛言呪詛諸毒藥乃至還著於本人矣儒云出乎爾者反乎爾誠哉此言也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李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趙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嗟乎天道好還可畏也哉

分受戒

本業經明分受全受之戒性宗意分受通七衆若依相宗出家五衆不許分受唯約在家故慈恩表無表章依瑜伽云云然青丘太賢本

雖相宗自西明流故間帶性宗以故梵網記立一分受守

瑞應鈔等亦出家五衆不許分受義鏡及補忌等會青丘釋云云今謂青丘既云不同聲聞一分不名比丘則五衆豈不許分受乎此意能順本業及梵網說不可必專取相宗義偏執一邊以機有權實教有性相差異故不可雷同然近有學真言律者依無表章及瑞應鈔等出家五衆不

許分受偏為相宗權施不了之義而輕蔑他云末世出家

雖有猛信被事緣碍不能全受設剃頭顱而不持衣鉢非

真出家偷形出家不足議耳今謂嗟乎戒執之甚哉倘論

偷形汝實即是何者夫雖外相似護於衣鉢而內心不了

法性權實妙旨徒認二祇劫行成顛倒見梵網彥註云顯

乘皆是三劫成佛分齊或近遠不同乃却方便覆相權說梵實皆同歷三大僧祇引起信文云謂今顯教三乘置而

松戶隨筆



不論汝言一乘必歷三劫者有何典據耶雖引起信此當終教三乘教非一乘攝如何三一混耶若約一乘則依華嚴善財三生不離當念若依法華十如實相圓頓白牛其疾如風八部龍女利那獻珠豈非速疾頓成耶若實歷三祇是漸非圓頓豈為一乘圓頓邪嗟乎臨濟云持齋持戒備為權乘篤被封滯作輕蔑於他何也  
擊油不潤道眼不明須抵債皆是造業底人戒緩乘急四依正說不可偏局何況不知性相權實有異乎

講經者

比歲有講經者偏株守雜華之教理而謾貶駁淨祖之章疏點檢將來非唯直讀章疏不解祖意亦遇超世佛願異於己宗祖楷或則怒臂以詆訶之焉嗟呼未入堂奧從其戶窺之者宜其然矣蓋四教五教台嚴所判他宗所不其

許何膠柱而猥作誣判耶凡入道多門不勸修淨土亦不妨但在今時則大有說古之不務淨土者實遊心於法界圓觀成則淨土亦成也今之學圓乘者實脚跟未點地而任口圓談以自高已矣圓觀與淨土兩無成也抑舍那釋迦彌陀同而異異而同者也然講者已知同異不可偏執而復定執為異鄙之薄之以雜華自負矣夫佛佛平等之日毗盧與彌陀全是一也若約普攝諸根則全常平等而常差別也所謂酬因感果有緣無緣難行與易修亦不同此是佛法門中法軌攝化度生立範也今也澆訛愚劣不復知華嚴何物法界帝綱高則高矣觸目是道日用不知



習業深厚，圓解淺乎。蟬翼隔情，高乎迷慮。耶偶雖聆法界，  
 圓融之談，而知不揀善惡，隨處下手，奈何無始，隔執自覆。  
 難至遮那妙境，徒鼓兩片皮，取快於口吻，而身心依舊，隔  
 情。凡夫誰可直下了當乎？吾今作一喻云：見世人有為富  
 而不仁者，唯說向上法門，不攝下有機闕化他，悲門智增者有外富而中貧者，口談心欠，有未富而先驕者起圓極法，我見下視諸教，以自驕傲，有典庫于富人  
 之門，而自以為富者，依憑己宗祖釋，鼠即鳥空者如是之儔，自悞亦悞，  
 人不可不辨也。

異域險路

烏耗國西有懸度溪谷不通，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組其

中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西域傳稱度索尋橦者，  
 是也。琅琊代醉蜀江有左擔道為其道至險，擔其左者不得易  
 至右矣。又靈羊谷，仰倚絕壁，下臨無際，既無藤葛可攀，途  
 僅尺許，而又外顧且為水簾，所噴崎嶇，苔滑就其傍，睨之  
 膽已落矣。五雜俎蜀賓道有頭痛山，身熱阪，令人身熱無色，  
 頭痛嘔吐。漢書西域傳況凌碩西域危險，非言所載也。流沙在  
 玉門關外，亦云莫賀延地，無土有沙漠，流水艸多，蝮蛇夜  
 則妖精舉火，晝乃驚風走沙。法顯傳云：流沙河中多有惡  
 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  
 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周書

松戶隨筆



云鄯善國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旋之  
 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  
 人每以為候亦將覆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  
 防者必至危斃已潛確類書六云伊州鐵勒國路多沙磧  
 沙內聞叫喚聲不見入或聞歌吠聲蓋鬼物也已慈恩傳  
 云龜茲西北數百里至跋祿迦山舊曰姑墨又西北二百里渡  
 一磧至凌山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冰雪所聚  
 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汗漫與雲連屬皚然莫覩其際  
 其凌峰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  
 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

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  
 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已法  
 顯傳云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  
 飛沙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須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  
 阻崖岸嶮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  
 無所下有木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  
 七百度梯已躡懸組組大索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已  
 釋迦方誌云北印度自烏仗那國至鉢露羅國東北踰山  
 谷逆上信度河途路極險乘組木梁鎖杙躡墜千有餘里  
已慈恩傳云攀緣鐵鎖踐躡飛梁可行十餘里至達麗羅

松戶隨筆



川即鳥杖那舊都也又云大雪山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塗數丈故宋玉稱西方之艱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即此也昔者玄奘三藏往西域之日到梵衍那國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自嘆云嗟乎若不為眾生求無上正法者寧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為漢室忠臣并師今涉雪嶺未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求法傳云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遺命或亾後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云予今至讀此等傳千載而下不覺寒身汗額蓮池所謂即今

一字一句皆先德汗血也義淨三藏題取經之詩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空故此言也

松戶隨筆終

松戶隨筆



萬首藏

寬延元戊辰歲夷則吉旦

松屋勝吉發行

須原屋四郎兵衛

東武書肆



